



腊月风和意已春

正值腊月，一年当中最冷的季节，但再过不久就过大年了。许多人忙碌了一整年，如今放假在即，心里是不是很期待呢？于是这腊月寒冬或因这个缘故，倒也生出几分让人舒畅暖和的滋味。

事实上比起夏天，寒风凛冽的意境更适合吟唱。古往今来，人们在冬天做的诗其实比盛夏要多。因为冬天尽管寒冷，但能够催生诗的意象太多了。尤其是岁终腊月，无论是寒风、蜡梅、飘雪、冰晶、火光，还是腊月的诸多俗风物，都是适合诗歌吟诵的对象。



《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》

(唐)孟浩然

石壁开金像，香山倚铁围。
下生弥勒见，回向一心归。
竹柏禅庭古，楼台世界稀。
夕岚增气色，馀照发光辉。
讲席邀谈柄，泉堂施浴衣。
愿承功德水，从此濯尘机。

【赏析】在这首诗中诗人向世人展现了一个珍稀难得的佛的世界。石城寺环境优美，青竹古柏、楼台参差、晚掠霞雾、夕照青晖，使这座禅院更是古朴幽深，肃穆庄严。

《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》

(宋)陆游

腊月风和意已春，时因散策过吾邻。
草烟漠漠柴门里，牛迹重重野水滨。
多病所须惟药物，差科未动是闲人。
今朝佛粥交相馈，更觉江村节物新。

【赏析】诗中写道，虽是隆冬腊月，但已露出风和日丽的春意。柴门里草烟漠漠，野河边有许多牛经过的痕迹。腊日里人们互赠、食用着佛粥(即腊八粥)，更感觉到清新的气息。

《早春对雪，寄前殿中元侍御》

(唐)韦应物

扫雪开幽径，端居望故人。
犹残腊月酒，更值早梅春。
几日东城陌，何时曲水滨。
闻闲且共赏，莫待绣衣新。

【赏析】整首诗作情感热切而真挚，宛若在同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对话一般。其中腊月的浊酒、早春的秀梅、东城之巷陌、清新的水滨，无不体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。诗作末联直白地向友人提出了见面的邀约，体现在这美妙的春景之中作者与友人相见的急切。

《腊日》

(唐)杜甫

腊日常年暖尚遥，今年腊日冻全消。
侵陵雪色还萱草，漏泄春光有柳条。
纵酒欲谋良夜醉，还家初散紫宸朝。
口脂面药随恩泽，翠管银罂下九霄。

【赏析】从诗句中可以看出，往年的腊日天气还很冷，温暖离人还很遥远。而当年腊日气候温和，冰冻全消。诗人高兴之余准备辞朝还家，纵酒狂饮欢度良宵，但此时此刻，他又因感念皇帝对他的恩泽，不能随便走开。

《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·十二月》

(唐)李贺

日脚淡光红洒洒，薄霜不销桂枝下。
依稀和气解冬严，已就长日辞长夜。

【赏析】这首诗以喜悦的心情描绘出一幅严寒衰减，气候转和的冬末感受。也许到了岁尾，已经依稀冒出了点初春的苗头。尚未完全融化的薄薄的冰霜挂在枝下，垂垂欲下，显示出一幅残冬景象。与此同时，红洒洒的阳光正在排走冬日的严寒，令人舒适。

《瑞鹧鸪(咏红梅)》

(宋)晏殊

越娥红泪泣朝云。越梅从此学妖颦。
腊月初头、庾岭繁开后，特染妍华赠世人。
前溪昨夜深深雪，朱颜不掩天真。
何时驿使西归，寄与相思客，一枝新。报道江南别样春。

【赏析】这首咏梅词不仅做到了“所咏瞭然在目”，而且“不留滞于物”，写出了人的思想感情。其每句都写梅花，描写梅花的形貌，但又不留滞于梅花，词人写梅花正是写他自己，梅花“报道江南别样春”的精神，正是词人自我性格的再现。

(图片源自网络)



《珠穆朗玛日记》：雪峰前的心跳声

8848.86米，是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的新“身高”。这个数字背后，有冰雪中的坚守，有勇敢攀登的脚步，有严谨的科学精神。作为2020珠峰高程测量前方报道组成员，我有幸见证了这次非同寻常的测量。

报纸、电视、互联网、教科书，会以不同的方式记录下2020春夏之交，人类对“第三极”极点的一次新探索。作为亲历者和一个多年从事文学创作的人，我有一种使命感——用一种更加“自我”的方式去记忆，带着自己的感觉、体温和呼吸，记录下自己站在雪山前的心跳声。于是，我写下了57篇珠穆朗玛日记，献给人生中那段闪光的日子，献给测量登山的英雄们，也献给珠穆朗玛。

我和队员们长期相处，亲如兄弟，对

他们的性格、经历、爱好越来越了解，许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，令我记忆犹新。在重大任务面前，他们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刚强品质，勇敢承担责任。可他们又都是普通人，同样有柔软的一面。对我们来说，珠峰高程测量不仅是一项国家任务，不仅是一次科学探索，也是一次难忘的人生经历。当面对缺氧、狂风、严寒、落石，面对使命、压力、悲伤、孤独时，我们的肉体和灵魂都作出了回应。我把这些回应真诚地书写下来，试图把群体的形象，还原为雪峰前一个个鲜活、可爱的人。

那段日子，除了一起登山的兄弟们，与我相伴的还有圣洁的珠穆朗玛、璀璨的星空、神奇的冰塔林，给了我在都市中无法获得的珍贵体验。当我在高原仰望星空

时，仿佛独自站在整个宇宙面前。而宇宙不再是头脑里的观念或书本上的概念，它现身了。一切都在循环往复，生灭变化之中，我们所能拥有的只是此刻的光芒，哪怕只是一瞬间，我们的思考也足以赋予宇宙以意义。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许多类似的片段，希望和读者一起探讨。

当我在东绒布冰川上方的交会点俯瞰冰塔林时，夕阳把珠峰染成金色，冰塔如有生命一般泛着神秘的光，山谷里一片寂静。我似乎突然感悟到“万物自生听，太空恒寂寥”的道理。我想，一个写作者应当追求语言的原初状态，质朴、透亮。在写珠穆朗玛日记时，我做了这样的尝试。

(王少勇)

